

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特朗普为何敢碰巴以关系“红线”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松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日中午在白宫宣布,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指示国务院启动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的准备工作。特朗普此举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令巴以和谈前景再度蒙上阴影。

白宫当天发表的声明称,美国外交政策基于“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该政策以承认基本事实为起点。特朗普在讲话中称,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大使馆法案》,敦促美国政府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完成使馆建设。美国参议院于今年6月5日再次投票支持该法案,在该法案通过22年后,特朗普决定正式承认这一事实。

特朗普表示,70年前,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以色列建国。在此之后,以色列建都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政府、国会、最高法院及政府领导人都在这里,耶路撒冷还是以色列领导人会见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的地方,因此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顺理成章。特朗普称,此前的美国总统也曾在竞选中承诺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但都未能兑现,而他兑现了。

在6日的讲话中,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巴以和谈进程,并支持由巴以双方认可的“两国方案”。他还表示,副总统彭斯将在未来几天访问中东,向该地区盟友重申美国打击激进主义势力的决心。

5日,特朗普分别与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美国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各国均警告,此举可能引发“危险后果”,将破坏巴以和平进程,增加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

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大使馆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要求政府于1999年5月31日前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使馆,但允许总统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推迟该期限,并须每6个月向国会通报一次。该法案出台后,多位总统均不断推迟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使馆的期限。

耶路撒冷问题是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症结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很多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把使馆设在特拉维夫,而非耶路撒冷。特朗普6日的决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原因正在于此。但是,虽然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但此举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仅是特朗普的个人意志,而有很深的民意基础和地缘政治背景。

首先是有美国政界主流观点的支持。二战以来,支持以色列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美国政府、国会两党都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实际上是在执行国会1995年制定的《耶路撒冷大使馆法案》。1995年这部法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以93票支持、5票反对和374票支持、37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时任总统克林顿选择



7日,在耶路撒冷老城,一名以色列安全人员在东大马士革门外驱逐巴勒斯坦抗议者。 新华社发

古特雷斯:反对美单方面改变耶路撒冷地位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表示,他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前景的单边措施。

特朗普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稍后不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媒体发表了紧急讲话。古特雷斯表示,自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第一天开始,就一直

不签字但也不否认,使该法案于1995年11月自动通过。正如特朗普所说,包括小布什和奥巴马在内的前任总统,都在竞选时表示支持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只不过上任后出于维持中东和平的考虑而通过行政令的方式延迟执行国会立法。事实上,特朗普6日宣布该决定后,共和、民主两党高层少有公开批评白宫的声音,这显示美国社会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定,只是在决定的时机以及是否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等技术性问题上质疑的声音。

其次是为了争取选民支持。特朗普上任以后,极为高调地举起“排干池塘”(在美国政治语境中华盛顿是一个大池塘,即彻底改变美国政治生态)大旗,以争取基层选民支持。明年美国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这既是对共和党的考核,也是特朗普能否于2020年连任的风向标。通过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

公开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巴以和平前景的单边措施。他强调,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必须由巴以双方在照顾到各自正当关切的前提下,依据安理会和联大相关决议,通过双方的直接谈判来解决。

古特雷斯暗示,特朗普政府有关耶路撒冷地位的表态“令人非常焦虑”。他强调,除了“两国方案”,巴以问题没有其他选择,没有B计划。只有巴以两国和睦、平安,相互承认,并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首都,所有最终地位问题通过谈判得以永久解决,两国

以及其他一系列动作,特朗普希望向选民释放其“信守承诺、说到做到”的强烈信号,从而稳固竞选基础,为选战做准备。

三是促进美以关系,制造中东有利局势。本届政府在中东事务上对以色列的借重也是特朗普作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原因。特朗普极为重视中东事务,上任后任命女婿库什纳为中东和谈和局负责人,特朗普新中东政策极为强调借重以色列支持,希望后者能够与沙特等美国传统逊尼派盟友联手,制约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在中东的扩张。为争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全力支持,特朗普不惜拿阿拉伯世界最敏感的耶路撒冷问题做筹码。

特朗普上任后也加大了拉拢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力度,包括今年5月将外访首站选在利雅得,支持沙特筹办针对伊朗的“穆斯林反恐联盟”,还宣布千

亿美元的军售大单等。在美国撮合下,以色列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关系逐步升温,在制约伊朗等问题上加强了合作。美国认为,在此背景下趁机制解决耶路撒冷这一老大难问题,沙特等国虽不情愿但也只能配合。

实际上特朗普的此项决定也留后手,美政府高级官员5日晚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因涉及人员和安保等问题,新使馆的建设和搬迁预计耗时数年,因此美国这一决定不会立即产生实质性后果,对阿拉伯世界的实际影响不大。但特朗普政府显然低估了阿拉伯世界对此事的反应力度。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实际上阻止了东耶路撒冷成为巴勒斯坦首都的最后希望,不仅令阿拉伯民众愤怒,而且遭到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反对,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很可能超出特朗普的预判,甚至引发中东局势恶化。(本报华盛顿12月7日专电)

人民的合理诉求才能实现。古特雷斯称,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将尽其所能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重返有实质意义的谈判,以实现两国人民所期盼的持久和平的愿望。

由于事发突然,各方尚未有深入的沟通,且事件关系到联合国与美国的敏感问题,因此虽然古特雷斯的立场是明确的,但他当天的讲话十分简短,时长仅1分45秒,现场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环节。

(本报纽约12月7日专电)

新宪法出台后的第一次全国选举

尼泊尔在火药味中结束大选投票

■本报驻加德满都记者 宁林

当地时间7日上午7点至下午5点,尼泊尔各省和全国议会选举第二阶段的投票在首都加德满都等全尼45个地区展开,超过1223万选民将选出256名省议会代表和128名国会议员。

为了此次大选的最后一个投票日,尼警方共投入25万警力维持社会秩序,每个投票点部署的警力达到56人以上。同时,由于12月1日尼警方在尼印边境逮捕了2名携带爆炸物企图干扰尼大选的印度籍嫌疑犯,尼政府对尼印边境采取了加大安检力度或临时关闭口岸等措施。投票工作压力最大的加德满都市放假一天并实行交通管制。据记者现场观察,7日当天,加德满都一改选前各党派宣传彩旗飘飘,大喇叭宣传车走街串巷的喧嚣,除各投票点有选民聚集外,街道空空荡荡,机关、学校、餐馆、商店等均闭门歇业。

据尼泊尔最大英文报纸《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在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接壤的莫朗地区,一些政党7日在投票站搭起帐篷,为选民提供食物和茶水,争取在最后一刻换取选民的支持。实际上,不少选民品尝每个帐篷提供的食物后,聚在一起津津乐道地比较哪个党的“美食”味道更佳。

较之“美食投票”,当日发生的另一些事件则火药味十足。据尼警方公布的

消息,7日尼泊尔南部纳瓦尔帕拉斯地区两处投票点发生炸弹袭击,事发时当地选民正在排队投票,袭击造成6人受伤。同日,在尼泊尔东部达兰地区一投票点附近也发生炸弹袭击,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在离加德满都15公里左右的巴德岗市,尼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的党员在投票点发生群体冲突,相互投掷的“石块雨”造成3人受伤以及附近15栋房屋不同程度的受损。在尼中部斯廷吉噶地区,尼警方为了阻止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间的群殴,迫不得已朝天鸣枪示警。在尼印边境的萨尔西地区,尼大会党党员指责马德西政党人民民主党组织非当地选民赴当地投票,群殴一触即发之际当地警员鸣枪阻止。

尼泊尔自2006年经过“十年内战”结束君主制后,历经两届制宪会议最终于2015年9月制定出新宪法。根据新宪法相关规定,2017年中,尼完成了三级选举中的基层市镇行政长官选举,而各省市议会和国家议会选举则同时举行,并按照地域分为两个阶段。11月26日,以北部山区为主的33个地区率先完成了各省市议会和国家议会选举的投票工作,而包括加德满都在内的尼中、南部地区的投票工作则于12月7日开展。最终结果将于10天后出炉,随后将产生尼各省和全国议会,并将在接下来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产生新一届国家政府。

(本报加德满都12月7日专电)

萨利赫喋血或助燃也门战火

专家视点

唐见端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总书记亚西尔·阿瓦迪4日被胡塞武装打死。据报道,当时两人正试图从首都萨那逃往得到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控制地马里卜省。

萨利赫与胡塞武装在2015年结盟,以共同抗击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入侵。但这个联盟从一开始就不稳固,彼此猜忌甚深。在被打死前数天,萨利赫公开宣布要退出与沙特合作,翻开双方关系“新篇章”。“处死”萨利赫之后,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布拉勒·马利卡·胡塞发表长篇电视讲话,声称这一事件是对沙特的沉重打击,并称早已掌握萨利赫“通敌”证据,且已数次对其警告。他强调,萨利赫“叛变”是对也门的最大威胁,不过这一威胁已在三天之内消除。

萨利赫原是军人出身,数十年掌控政坛如鱼得水,其为人处世善变多疑,对胡塞武装也恨之入骨,却最终命丧其手,令人唏嘘。究其原因,或对胡塞野心估计不足,或对沙特许诺深信不疑。然而,虽胡塞所说最大威胁已经消除,但胡塞武装的国内对手也还有不少。除了萨利赫旧部、哈迪政府支持者这两股势力之外,还包括一个家族、两大团体——即阿赫马尔家族以及“也门改革教众”和“南方行进行动”这两个组织。阿赫马尔家族以萨迪克·阿赫马尔为首,势力最大的哈希德部落归他统领。“也门改革教众”是一个伊斯兰部落联合体,原属穆兄会,沙特通过向其提供武器来对抗也门左翼组织“全国民主阵线”。“南方行进行动”成立于2008年,其主要目标是使也门南部脱离北方,回到1990年南北也门合并之前的状态。

两年前胡塞武装以哈迪政府“无能”为由攻占首都后,受到了美英支持、沙特主导的军事联盟持续打击。该组织非但不垮,还有能力倒打沙特,这其中除了伊朗援助之外,主要还是得益于当地民众的支持,也与其政治主张有关。胡塞武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其公布的政治目标有4条:改变与世隔绝的政治生态;提高极为落后的国民经济;扩大胡塞人居住区自治权;把也门建成一个世俗共和制国家。胡塞武装虽由什叶派分支德派领导,但其成员也包括逊尼派人士,这与得到众多外部势力支持的叙利亚伊斯兰武装区别明显。

目前,也门局势面临和战两难。要和,胡塞武装可以利用单独掌权的优势做出政治抉择,与包括萨利赫旧部在内的各政治对手达成妥协,在此基础上与沙特军事联盟达成冲突降级协议。由此,在一段时期内将出现胡塞武装与哈迪政府并存局面,最终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执政问题。至少在目前,胡塞武装显示出了和解姿态,声称“平叛”只是针对萨利赫本人及其个别亲信,与其领导的政党广大成员无关。

但再战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对于沙特来说,萨利赫之死为其提供一个完整“反胡塞”势力的机会,一旦由沙特主导的也门国内统一战线建立,胡塞武装很有可能在内外夹攻下被严重削弱。然而要整合各方势力并非易事,虽说哈迪支持者和“也门改革教众”服从沙特,但其他各方尽管与胡塞武装不睦,却都各怀心事。阿赫马尔家族的头号冤家是萨利赫及其支持者,“南方行进行动”主要目标是南方独立,萨利赫旧部更是对沙特2012年逼其下台耿耿于怀。尽管如此,主导也门战争的沙特王储不会放过这个整合“反胡塞”势力的机会。(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理事)



富德生命人寿 FUNDE SINO LIFE

富贵金生

富德生命富贵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

注:1、《富德生命富贵金生年金保险(分红型)》为分红险,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宣传材料上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2、本广告仅供宣传使用,具体内容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535 4008-200-035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1001号生命保险大厦27-30层 网址:WWW.SINO-LIFE.COM